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冯玉奇卷

纸醉金迷

冯玉奇◎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冯玉奇卷

纸醉金迷

冯玉奇◎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纸醉金迷 / 冯玉奇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8.3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冯玉奇卷)

ISBN 978 - 7 - 5205 - 0049 - 4

I. ①纸… II. ①冯…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10348 号

点 校: 周艳玲
责任编辑: 蔡晓欧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14.75 字数: 177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MINGUO TONGSU XIAOSHUO
DIANCANG WENKU

目 录

第一章	月上柳梢头误伤彼姝 思亲襟常湿泪滴春衫	1
第二章	冒雨来归一心知有母 含羞做婢忍辱只为穷	13
第三章	暗里送秋波养花轩外 含嗔传春意待月西厢	25
第四章	爱舞若狂情甘为卿死 挥金如土暴雨折花残	38
第五章	近水有楼台先曾得月 潇湘疑云雨真个销魂	50
第六章	醉月谈心夜深度狎语 玉容骤睹感触旧情人	64
第七章	背地闻评论良心激发 借端探家境骨肉重逢	80
第八章	千般旖旎情真多体贴 万种惆怅画饼待充饥	95
第九章	乐叙天伦甜酸娘心苦 尽情相告羞赧我自知	112
第十章	草草光阴烟花过眼去 娓娓清谈欢乐快心头	128

第十一章	送去胡桃霜闹出口角 窥来陶松雪了若指掌	144
第十二章	重拾旧欢分钗希再合 金迷纸醉酒绿与灯红	159
第十三章	镜里看花风流恩爱假 草头着露妻妾富贵空	175
第十四章	心血忽来潮立书遗嘱 神经中刺激一病成疯	191
附 录	从鸳鸯蝴蝶派谈到冯玉奇小说	裴效维 211

第一章

月上柳梢头误伤彼妹 思亲襟常湿泪滴春衫

叮铃铃一阵自由车的铃声响，冲破了黄昏静悄悄的空气。这就见那条平坦的北四川路上，行驶着一辆自由车。车上坐着一个年轻的男子，身穿庄青布的长夹衫，脚穿赭黄色的跑鞋。这服装显然是个商店里的练习生，至多也只不过是个小职员罢了。

这个少年便是本书主角之一，姓陶名松雪，浙江武林人，今年才十八岁。松雪的爸爸陶信存，是在他幼年时早已去世。母亲韩氏，在信存去世后一年，便即迁居上海，做工度日，养活他和妹妹、娘三个人，直到现在整整也有十个年头了。松雪的妹妹玉容，今年十六岁，长得娇小玲珑、活泼可爱，兄妹俩人非常亲热。韩氏由杭州到上海，松雪还只有八岁，玉容仅六龄，千辛万苦，在这十年中，好不容易地把孩子抚养成了人，但自己的身子到底还是憔悴得多了。

松雪见母亲额上的皱纹一年一年地增加，身子也衰弱了许多，大不如前的貌美，心里甚感痛苦，于是决心在小学毕业那年，找寻出路，以尽养亲的责任。果然不到一月，就给他考进闸北欧阳路的大成纱厂，做了一个练习生，现在已有一年光景。

欧阳路是个近江湾的地方，工厂区内带有乡村的风味，其实是个贫民窟的所在。松雪的家离大成纱厂是很近的，所以松雪抽空也常回家去探望慈亲和妹妹。

今天松雪心里是十分的不宁，因为昨夜他回家去望母亲和妹妹的时候，知道母亲是已病有一星期多了。当时松雪拉着妹妹的手，暗暗地曾哭了一回。因为不能在外住宿，松雪自然不得不忍泪回到厂里去。厂中的事务又这样繁忙，一会儿做那样，一会儿做这样，一会儿又要差到外面去购物，所谓练习生者，亦等于资本家的仆役，无非是美其名罢了。

一个人有了心事，往往会发生意外的事情，松雪也当然不能例外。他骑着自由车经过横浜桥的时候，险些被汽车撞了一下。在松雪已是吓得魂飞魄散，但是那车夫不知仗了谁的势力，还要大骂“猪猡，瞎了眼珠，寻死吗”。松雪心里虽然是非常愤怒，但在这个黑暗势力的社会下，那是没有理由可以辩说的。所以他涨红着脸儿，也只好自管恨恨地向归厂的途上前进。

暮色是已降临了大地，在秋的季节里，松雪踏上那条冷清清的施高脱路的时候，四周是更显得寂寞。在松雪善感的心头，会激起一阵无限的凄凉——唉！妈妈已病了一星期，昨夜我瞧她的脸色是憔悴得可怜。虽然妈到现在也只不过三十八岁的人，但十年来的辛劳，使她两颊已失却了青春时期的红晕。这是谁累了她？可不是我和妹妹两个人吗？为了要使我俩的小生命慢慢地长成，妈是不得不受尽社会的磨折，辛劳去换来所得的代价，培养成现在我们这两个人。不过我们既已到了成年的时代，又有什么能力来帮助妈呢？妹妹是个女孩子，那倒不用说她。单说我自己已是个十八岁的少年了，整天地工作，血汗所得的代价是每月的三元钱。我拿了这三元钱，是否可以去养活我的妈和妹子？唉！连给妈请个大夫瞧瞧都请不起，那还论其他的吗？但愿吉人天相，早占勿药，能够早日痊愈，这真使我要深深地感谢上帝了。母子天性激动了他心头思亲的痛，忍不住他满眶子里的热泪，纷纷地掉下了满颊。

“啊哟！”松雪抬了头，泪眼模糊地望着满布浮云的天空，云

随着那风力的吹送，不停地来回地驶行，心头正感到十分的悲哀。忽然一阵女子尖锐的声音猛可触入了耳鼓，使他意识到准是车撞痛了人，慌忙把正在前进的车给刹住。同时低头回眸一瞧，心里顿时吃了一惊。不但撞痛了人，竟把一个女学生撞倒在石子路上了。

“哟！对不起！对不起！可跌伤了哪里没有？”

松雪急急地跳下车子，涨红着脸儿，意欲俯身去扶她起来。大概因为跌得不轻，那女学生痛得坐在地上，有些站不起。左手紧紧摸着右臂膀，颦蹙了蛾眉，显然是十分的痛苦。松雪见她并不起立，那别人家可不是五岁六岁的姑娘，总不好意思将人家抱起来，遂连忙又蹲下身去。就在这时候，松雪的两眼突然发觉她的右臂膀是染有鲜红的血渍。松雪知道是闯了祸，他那颗心跳跃得竟像小鹿般地乱撞，情不自禁地把她雪白臂膀握来，摸出他袋内的一方手帕，给她轻轻地包扎。

“这位小姐！真抱歉极了，竟把你跌伤了臂膀，但是我并不是有心，请你原谅我。”

“哼！还说不是有心哩！这样广阔的马路，什么地方不能驶行？不要说你一辆自由车，就是三四辆汽车也能并驶通过呢。况且你铃也不曾按，我又不曾走在马路中心，你竟不管一切地向前撞过来。戏弄女子，也没有这一种恶毒的，你这人真是无赖……”

那女学生似乎还只有痛出一些知觉来，听松雪这样说，一颗芳心真有说不出的愤怒，倒竖了柳眉，圆睁了杏眼，恨恨地说出了一大篇的话来。但说到“无赖”两字的当儿，她的明眸忽然瞧见松雪的两颊上是挂满了晶莹莹的泪水。这出乎意料之外的，倒使她不禁为之愕然，瞅住了松雪的脸儿，竟是呆住了。

松雪因了母亲病而淌出的眼泪，瞧在那女学生的眼里，心头却是一层误会。暗想：他竟淌泪了，显然他是个软心肠的人，说

他有心戏弄女子，这大概不会的吧！这就不免向他打量一回，虽然是个贫穷人家的少年，但脸蛋儿却生得俊美动人，单瞧他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珠，已可以知道那少年不是个平常的人。那女学生心头既对松雪有了一种好感，因此觉得自己对他的话儿未免是太苛刻一些，使他有些难堪。心里很不好意思，垂了粉颊，却是默不作声。

松雪听她说出这几句愤激的话儿，虽然感到是太轻视了自己一些，未免过甚其辞。不过在她的立场上说，她的误会倒也怪不了她。因为这样广阔的马路，自己竟偏偏地把她撞倒，这不是有心的恶作剧吗？万恶的社会，在她一颗芳心里镌有了一个深刻不良的印象，所以她会想到这一层去。松雪这样想着，心里又焦急又惭愧，待要向她辩白，但一时却也说不出一句话。不料就在这个当儿，她忽然红晕了两颊，又显出万分娇羞的神情，默默地低头无语，仿佛有懊悔之色，一时心里又感到非常的奇怪。为了奇怪的缘故，对她自然注意了一些。觉得这位姑娘的脸庞却和自己的妹妹一样秀丽，因了服饰的不同，她当然较我妹妹更要漂亮一些。这样美丽的姑娘，自己竟把她撞伤了臂膀，甚至发现了鲜红的血水。那不但是十分地抱歉，而且自己心里也代她疼了一阵。对于她的责骂，却认为自己是应该承受的。红着两颊，忍不住又轻轻地说道：“小姐，你说我有心戏弄女子，那我可不是这一种人。假使我果然这样没有人格的话，我决不会有好的结果。不过我把小姐撞得跌出了鲜血，那我实在感到无限的不安。唉，我该死，我太大意了一些，竟累苦了你！”

“哼，你这些戴着假面具的话，我始终是不会相信你的。无论如何怎样不小心，也终不至于向人家姑娘的身上乱撞的。你为什么不撞到电线木杆上去呀？我问你生了两只眼睛干什么用的呀？”

松雪这两句话听进在那姑娘的耳里，她便又抬起脸儿来，向

松雪瞟了一眼。不知怎的她忽然又鼓起了小嘴儿，对他冷笑了一声，显然松雪的话是并不能够得到她十分的相信。松雪听了，虽然觉得她的话是带有了讽刺的意味，但却也具有相当的理由，不禁连连地点了几下头，心中敬佩她的细心，叹着道：“你这话说得是，但我的心头却有不得已的苦衷……”

“什么？你这人说话稀奇了，难道你把我撞倒，还是有不得已的苦衷吗？”那姑娘蹙了柳眉，明眸紧紧瞅住了他，脸上显现了万分惊异的颜色。

松雪听她这样问，忍不住要笑出来，但又不得不绷住了脸儿，摇了摇头，说道：“这是什么话，那我简直是放屁了。我说的不得已苦衷，因为我是想着心事，竟忘记了四周的一切，所以把你撞倒了。假使我真有心来戏弄女子，那我一定要被汽车撞死的！”

松雪因为不希望在她心里对于我们青年有个恶劣的印象，所以他竭力要辩白自己不是有心的。同时他又伸手，把她从地上扶起来。在他意思，自己已是罚了重誓，而且把她受伤的臂膀用手帕包扎好了，那自己也就完成了误撞人家的责任。所以他说完了这两句话，便回身摸着自由车的车头，好像要走了的模样。不料那姑娘却立刻又阻止了他上车，似乎好奇心激起了她的心头，用了猜疑的目光向他凝望着，说道：“笑话，你这样年轻的人，有什么心事啦？”

松雪听她这样问，心里觉得这位姑娘有趣。但是不知道她爱管闲事呢，还是她故意要问个水落石出，预备揭穿我的秘密？不过我原没有什么秘密可以给她发觉，在她所以这样问，无非不相信我对她说的话罢了。遂回眸向她望了一眼，见她微弯了身子，左手还在抚摩她右面的大腿。显然她不但是右臂膀受了伤，而且大腿上也跌痛的了。一时心里又感到无限的不忍，自己把她撞伤了，若不管她走得动走不动地丢了她，独个儿地自管走了，这似

乎太对不住人家。想到这里，情不自禁猛可又走到她的面前，搓着手儿，急问道：“你的腿儿也跌坏了吗？不知道会不会走路？”

那姑娘见他并不回答自己所问的话，却又关心到自己会不会走路来。芳心暗想：不知他是真心的，还是假仁假义地作态？但自己素来是好强的，当然不愿意装腔作势，难道还想敲诈他的竹杠不成？遂微挺直了身子，摇了摇头，说道：“这可不用你操心，你为什么 not 回答我的问话？”

“因为我的妈妈病得厉害，心里非常难受。为了自己在给人家做事，不能抽空去侍候在妈的病床旁边，所以虽然走在路上，使我竟有些心不在焉。我撞倒你，实在出于误会。我已向你立了重誓，你难道还不相信我吗？”

松雪听她一定要追问下去，这就不得不赤裸裸地告诉了她。说到这里，把他两道明眸又脉脉地凝望着她的粉颊，仿佛是要她相信自己的话儿。那姑娘听了，这才哦了一声，似乎松雪的孝思也激起了她的同情，点了一下头，说道：“你是一个孝子，我原谅你的苦衷，你走吧！”

这两句话听进松雪的耳里，心里既感到十分的安慰，又感到十分的难为情。安慰的，她能够原谅我的苦衷；难为情的，孝子两字可有些不敢当。因此那两颊就会一阵绯红起来，但是人家已经叫我走了，那我当然不好意思留恋着。就在他回身过去的时候，忽然瞥见地上还散着几本厚厚的教科书，这分明是她跌倒时候松手掉落的，于是俯下身子，随手地拾起。当他递还给她的当儿，无意中瞧到那书面上写着挺秀娟的“许玉辉”三个字。心里不免暗想，她和我妹妹竟是一对姊妹了。遂又说道：“你的府上在哪儿？假使你走不动路，我可以给你讨辆人力车，给你坐回家里去。”

“劳驾你，我走得动路，多谢你吧！”

许玉辉伸手接过了书本，对松雪却是露齿嫣然地一笑。松雪

这就感到这位许小姐未免还带有些孩子的成分，愤激起来，可没有一些容情的余地。这时的客气，其实倒也可以不必。被她这样娇媚地一笑，心里倒是荡漾了一下。但他心里立刻又有了一种感觉，遂也向她微微地笑了笑，回身跳上自由车，头也不回地直向欧阳路驶行过去了。

“小陶，你在想什么心事？”空地上停放着一辆簇新的汽车，话声就在车厢里发出来。松雪回头望去，只见车夫阿六望着自己憨憨地笑。这是大成纱厂董事长许万仁的自备汽车，今天他到厂里来视察成绩，并且和厂长不知有什么事情在讨论。因为许万仁在厂长室里已会谈了半个小时。松雪听阿六这样问，便笑了笑，但这笑是非常勉强。不过他竭力要避免自己是并没有想什么心事，遂装出毫没事儿的样子，走到车窗的旁边，笑道：“我有什么心事可想？我看那天色恐怕要落雨了。阿六，董事长每天最多的去处是什么地方？他要什么时候绕回家，也常常到哪儿去玩吗？”

松雪这样问着，一方面固然是搭讪一回解闷，一方面却是因为穷人每天的生活是这样苦，有钱人家的私生活不知怎样地过？阿六听了，便在开车处的窗口内半探了脸儿，笑着道：“我家老爷的生活倒也很固定。他每天九点半到纱布交易所，大约十一点半到外面去吃午饭。下午又到金子市场去一两个钟点，有时候和朋友吃花酒去，有时候也上跳舞场去跑跑。这两天老爷真得意，花纱赚一百万，标金赚四十万。今天从交易所里出来，他脸儿上喜气洋洋，大概又很不错。”

阿六说到这里，他的脸上忍不住也会笑起来。听进在松雪的耳里，未免有些感慨系之，情不自禁地轻轻叹了一口气。

“噢，你为什么叹气？”松雪的感叹引起了阿六的奇怪。“我想有钱的人真有钱，十万几万算不了一回事。贫穷的人可真苦得不得了，单拿我们做学生子的说，辛苦了一个月，所得的代价，

仅仅只有三元钱，你没有家庭的倒也罢了，假使家里有些负担的话，那真苦死了人。”

“不过你们年纪很轻，将来的希望可不小。虽然现在做练习生，几年以后，说不定也有做老板的可能。像我家老爷，在二十年前，何尝不是一个穷光蛋，运一来，你要推也推不开。现在可不得了，二姨太、三姨太争风吃醋，我瞧老爷真应酬得忙不过来呢。”

阿六说着，又笑起来。他的意思倒还有些安慰的成分，不过未免有些老气横秋，连他主人家的身世都说了出来。就在这个时候，忽听一阵咕啷的皮鞋声从里面响到了耳中。松雪回眸望去，只见厂长伴着万仁走出来，遂慌忙和阿六一点头，悄悄地离开了车厢旁边，站在远处，偷眼地瞧着。许万仁今天穿着西服，胡须剃得光光的，虽然已经是五十开外的人了，但看起来只不过四左右罢了。厂长送他跳上汽车，亲自给他关上了车门，站在旁边，有些鞠躬的姿势。直待汽车开出了大门，他方才回身到里面去。

松雪望着天空中已落下来的雨点，心里觉得有些感触，不禁又叹了一口气。遂忙从后面过去，齐巧和厂长打个照面。便很恭敬地站住，叫了一声马先生，说道：“我想请两天的假……”

松雪的话声有些支吾，显然是带着恐惧的样子。原因是生怕厂长先生不答应，来了“不准”两个字。“有什么事情你要请假？”厂长马先生绷住了脸儿，瞪了他一眼。和刚才对待董事长的态度显然是两个脸孔。

“因为我妈病得厉害，家里没有人照料，请马先生答应了我的请求。”松雪的脸儿是显出惨淡的苦笑，话声是带有了哀求的口吻。母病两字似乎激起了厂长先生的同情，便严正地说道：“这几天厂里工作真忙得了不得，本来无论谁都不能请假。但你的妈既生着病，那我就准你请两天假，不过回家后，不能多住，

准定后天要来销假的。不然，就得开除，知道不知道？”

“今天已是夜了，明天一天，后天一天，那么大后天来销假吧。”松雪听厂长这样说，那真仿佛得了皇恩大赦一般的喜欢。但名义上是请假两天，实际却只有一天，便不得不鼓足了勇气，屈了手指，向厂长算着。厂长听了，凝眸沉思了一会儿，觉得果然不错，遂只得点头说道：“大后天就是大后天，不过要早晨六点钟到厂的。”

“好的，我准定六点钟到厂是了。马先生，你慢些走，我还有一个请求……”厂长说完了这两句话，他便回身走了。松雪的心是又跳跃得厉害，他想着了母亲的病，终于立刻又赶了上去，抢过了他的头，向厂长作迫切的呼唤。

“请求，还有什么请求？”厂长被松雪拦住了去路，不觉皱起了双眉，显出很不耐烦的神气，这意态显然是感到了有些讨厌。“因为我妈病……得很厉害……”“你妈病得很厉害，我早已知道了，不是已准许你请两天假了吗？”厂长听他又说出这一句话，两条眉毛锁得更紧了，不等他再说下去，立刻就截止他这样说。松雪的脸儿有些红晕，他的嘴唇掀动了几下，支吾了一会儿，终于又大胆地说道：“我想，我想……请马先生帮一下忙，给我……”“你这话不对呀！我又不是医生，你妈病了，我又有什么能力可以来帮助你呢？”

厂长马伯白生平最恨的就是人家要他帮一些忙，所以有人给他换一个双姓叫一毛，名字不拔，所谓一毛不拔。伯白既然是这样的一个个性，他听见请求、帮忙这些名词，几乎怕得比吃人的老虎一样。不料松雪偏偏先说一个请求，后又加上一句帮忙。听进在伯白的耳里，那可急得了不得，连忙又急急地推却。松雪被他这样一来，心里更加感到窘住了，两颊涨得血红，这就直截地说道：“不，不，我想暂时把薪水借一借……”

“原来你要借薪水，那我可不管这个账，你自己向会计主任

商量去好了。”伯白这才透了一口气，觉得全身是轻松了许多，含了满脸的微笑，向他望了一眼，好像尚恐他再缠绕一般地急急地回身走了。松雪眼瞧着厂长先生的身影在几点雨丝中逝去。他的心头是充满了羞辱的滋味，两颊是红得有些发烧。

吃过了晚餐，那雨点洒洒的声音就清晰得可闻。但是听进松雪的耳里，仿佛那雨点是滴在自己心坎儿上一样的难受。匆匆洗过了脸儿，三脚两步地走到会计科的室中来。只见会计主任金连生头戴西瓜皮的帽子，鼻加金丝边的眼镜，卷高了衣袖，一面拨着算盘档上的算珠，一面数着一叠一叠的钞票。忽然听到脚步的声响，使他意识到有人进来了，立刻把钞票放到抽屉里，倚偃了身子，翻开账簿，手指拨着算珠，的的剥剥地一阵来回打着，装出正在结账的模样。同时把他两只眼白多眼珠小的鼠眼儿斜乜了过来，一见进来的是松雪，顿时又显出神气活现的样子，挺起了胸口，向他瞪了一眼，大声地说道：“松雪，你走路怎的没有声响？鬼头鬼脑的干吗？”

松雪听了，心里不觉起了一阵强烈的反感，暗自想道：这话简直是放屁，你自己鬼头鬼脑的不要有什么舞弊吧，怎么倒反而说我鬼头鬼脑呢？但是为了要问他暂时借薪水，这就不得不自认错处，满脸堆笑地走到写字台旁边，说道：“我因为金先生在算账，恐怕惊吵了你，所以走得轻一些。对不起，对不起，可把你吓了一跳吗？金先生，抽支烟，你真巴结，夜里还要工作，不是太辛苦了吗？”

松雪做了一年多时候的练习生，在虚伪奸诈的社会里，知道了每个青年在社会的处世之道，所以不得不戴着假面具，先来了一个马屁功夫，把预先拿在手里的一支香烟递到连生的口边去。果然马屁是人人爱的，连生接过香烟，让他燃了火柴，他的脸上由绷住也会浮起一层笑意来，搭讪道：“你瞧，雨下得这样大，怎么可以出去呢？”

“可不是，想不到今夜雨会落得这样大，金先生，我和你商量一件事，不知你肯允许我吗？”连生起初的脸上还含了笑容，及至听到商量一件事，那笑痕便慢慢地平静了。玻璃片里的两只眼睛睁得圆圆的，心中暗想：这小子怪不得给我吸香烟，这样地和我客气，这真所谓无事不到三宝殿了。遂冷冷地说道：“你说吧，只要我做得到的事情，我总能允许你……”

“因为我妈生着病，我想把这个月的薪水暂时预早地先借一借，金先生大概一定可以答应我的吧。”松雪听他说出这个话来，希望燃起在他心头，快活得跳着脚儿，明眸凝望着他的脸儿，期待他说出一个圆满的答复。谁知连生一听这话，双眉一蹙，显出十分为难的样子，说道：“这个嘛，这个可不行吧，今天才十七号啦，到月底还有半个月哩，厂长前天已经关照过，无论职员、练习生均不能挪款滥用，不然我要负重大的责任。这件事显然有些困难。松雪，这件事没有办法商量的了。”

连生说着，又把手指指着壁上的日历，显出一面孔正经的模样。松雪听了这几句话，仿佛当头浇了一盆冷水，一阵一阵的失望激起他心头无限的悲哀。他知道金连生的假面具，较自己要多戴上了两层，在魔鬼面前求情，他是只会给你讽刺的冷笑。松雪想到这里，悲哀的成分中掺和了十二分的愤怒，他不再可怜地哀求。铁青了脸色，狠视着连生，点了点头，冷笑了一声，便很快地退出了会计科的室门。脚跟摩擦在地板上，啞啞地作响，激出了不平的呐喊。

天空是黑漆漆得可怕，洒洒的雨点仿佛倾盆似的倒泻而下。松雪站在厂房前的阶沿上，瞧着这发狂似的暴雨中那一盏暗淡而微弱的门灯，想着妈妈病中的痛苦，真象征着门灯受了狂风暴雨的打击，以致摇摇欲坠那样的危险。心中只觉得一阵悲酸，那眼泪就纷纷地滴湿了衣襟。“唉，做到像我这样不如意的人儿，连老天爷都要欺辱我了。知道我今夜要回家去探望妈妈的病，它偏